

# 谁家新燕啄春泥

□ 蒋忠民



“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”，好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意图，有声有色，有动有静。在这个初春的夜晚，听着窗外淅沥的春雨，突然想起这两句诗，想起祖屋堂前的燕子窝和窝里的小燕子。

那时还小，只能依偎在祖母怀里，听她用漏风的声音哼唱那个年代耳熟能详的“小燕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。”那时还不知道这首好听的儿歌，是根据一本并不出名的小说《浮沉》改编的电影里的插曲。祖母显然没看过那部电影，她一直生活在我的故乡那个叫做铜官屯的小村里。每天除了打理祖父和我们几个小不点三餐，就是坐在大门前的那块石板前，绩麻纺线；或者用一只半截木桶，一个可以一手使用的竹筛，到猪栏里装了猪粪水，淋菜园门前那几块南瓜。南瓜架搭在进村那半边钉石路两边的断墙上，也许是祖母精心打理，南瓜藤蔓将架子遮得那叫一个浓密。一到夏初，每天早晨，祖母便会叫我们拿着一头有着小勾的竹

枝，站在南瓜架下，伸长了手臂去勾摘黄灿灿的南瓜花。几乎每天早晨都能勾摘到一大篮子。每天几乎足不出户的祖母，不知从哪里学会了那首“小燕子”。祖母不识字，但是记性特好，我们从小听她讲的三姑记、天仙配以及三字经女儿经，听得津津有味。

在一个春天的下午，忽然有两只燕子从天井飞进了祖屋，在堂屋盘旋几圈之后，落在神龛上方的梁下，歪着脑袋四下打量，打量一阵子又在堂屋里盘旋，如是反复。祖母带着我们正要进门，见状停下，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看着这两只突然到访的燕子。终于，它们飞走了，我们要追出去，祖母却说不用追，它们明天还会来，而且，它们要在我们这里住下了。祖母说完，拿来长把子扫把，将堂屋上面板壁上的灰尘蛛网清理得一干二净。

那天晚上，祖母一直哼唱着“小燕子”这首歌，我们在睡梦里，依然仿佛听到祖母在哼唱。

第二天，那两只燕子果真来了，它们开始在神龛上方的梁下垒窝。不到一天工夫，一个漂亮的小窝就垒好了一大半，那浅褐色的燕窝，在多年被烟熏火燎得黑黢黢的神龛上方，特别醒目。

于是，我们每天的生活多了一大乐趣，那就是看着燕窝里的小燕子进进出出。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子，两只小燕子一点也不怕生，不管我们是稚嫩地唱着从祖母那学来的跑调的“小燕子”也好，还是拍着小手向它们致意也好，它们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。每次离开小窝前，都要伸出脑袋四处张望，那绿豆大小的小眼睛滴溜溜转着，特别好玩。每次回来，则在天井屋檐上方停留一小会，再飞进堂屋，盘旋一圈，停留在神龛上，看着自己的小窝，往往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，好像一眨眼，躲进了自家的小窝，任我们怎样呼喊怎样唱，都不理睬。有一天，忽然听到有一种更加细小的吱吱声从燕窝里传出，而那两只燕子每天进进出出的次数更加频繁。祖母

说，那是小燕子就要破壳而出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堂屋里盘旋的燕子从两只变为四只。

燕子何时离去，记忆中没有丝毫印象，说不上是几月，大约是秋风凉的时候，某天早上起来，突然觉得堂屋里冷清了许多，盯着燕窝看了许久，也不见有可爱的小脑袋探出来。第二天如是，第三天如是……祖母说，小燕子回它们另一个家去了，要到明年春天开犁的时候才会回到我们身边。

于是，天天盼着燕子归来，盼着盼着，盼得忘记了。直到第二年，两只燕子飞来，衔着泥巴，修补着那个旧的燕窝，才想起原来一直盼着的小

燕子回来了。

冬去春来好多年，祖屋堂前燕子来来往往好多年。它们是不是最初那两只燕子我们不知道，也不重要，我们只记得小燕子带给我们童年的快乐时光。祖母祖父相继离世后，我们也离开了故乡，祖屋摇摇欲坠时父亲将其翻修一新，钢筋水泥替代了杉木柱子和板壁。除了清明节，翻修的祖屋我们一直没有回去居住，那可爱的小燕子是否依然飞来，不得而知。

在这个疫情缓解后的春夜，听着窗外淅沥的春雨，突然想起祖屋，想起祖屋堂前那带给我们许多快乐的小燕子。



## 正是樱花烂漫时

□ 冬雨(壮族)

暮春三月晴空里，万里无云多明净；樱花烂漫似云霞，花香四溢满天涯。对樱花的神往，源于小时候经常哼唱的日本民歌，想象着在莺飞草长的阳春三月，樱花布满大街小巷、河道湖畔、山谷丘陵，满眼绚烂或粉白或粉红或玫红的樱花如云霞，摇曳生姿，映照圣洁银白高耸入云的富士山，掩映古朴典雅的木质建筑，拂扫弯弯拱桥潺潺溪流，觉得异常浪漫和圣洁。

后来知晓，华中也有樱花。赏樱时节的武汉大学，游人纷至沓来，樱花大道盛况空前，人头攒动，水泄不通，熙熙攘攘，樱花因武大而耀目，武大因樱花更驰名。

再后来，得知贵州也有樱花，平坝农场几万亩的樱花园，花开时节那一大片一大片粉白粉白的樱花呀，一团团一簇簇，如镶嵌在地上的彩云，美丽极了！林间飘洒着簌簌而下的花雨，流淌着缓缓蠕动的花河，弥漫着温馨的浪漫和梦幻，亦真亦幻，一派绝美醉人、清雅空灵的仙境。

从海外，到华中，到邻省，樱花离我们越来越远……

从而了解到：樱花为温带、亚热带树种属植物，原产北半球温带环喜马拉雅山地区，后来北半球温带和亚热带地区都有分布，主要种类分布在中国西部和西南部以及日本和朝鲜。花色多为白色、粉红色，花常于3月与叶同放或叶后开花，随季节变化，樱花花色幽香艳丽，常用于园林观赏。

难怪乎在长江流域，在西南地区，在云南，在贵州，在广西，在绿城南宁，似乎不断冒出一片一片的樱花林，似乎时时处处听闻那美丽的樱花馨语。每年的2、3月份，石门公园樱花怒放，成为邕城人踏青赏樱的不二去处，幽香艳丽的玫红色樱花在绿树间盛开，如绿中的一朵朵红云，映红一方的天空。

再也不用跋山涉水，再也不用远渡重洋。就在我们的身边，一片片樱花林次第长成，继而青秀山的樱花园亦已现雏形，伴随着春寒料峭的微风细雨，伴随着温润如酥的春日暖阳，已然盛放，撩拨着市民们驿动的“花心”。

疫情突如其来！居家的两个月，只能隔空想象邕城的万物吐绿，百花争艳。响应号召守规定，按压躁动的热望，云赏樱花线分享，坐观“战疫”齐打响，终盼雾霾渐渐消晴明！

由衷感慨：生于斯，长于斯，何其幸哉！曾是疫情重灾国，众志成城度险情。境外病毒肆虐虐，中华力抗控新疫。

寒风消尽，阴霾散去，春暖花开，正是樱花烂漫时。蛰伏许久的人们，慢慢走出家门，轻扯口罩，流连花海，花影人美，与花同舞。烂漫樱花怒放春已归，轻歌曼舞，花间徜徉尽开怀，拥抱这万紫千红的最美春天！

## 聆听自然清音 感知冷暖人生

——壮族诗人韦武康诗集《一些简单的树叶和鸟鸣》出版

近日，壮族诗人韦武康的诗集《一些简单的树叶和鸟鸣》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，这是他继《壮乡情》《阳光真好》《在一棵树下》之后的第4部诗集。

韦武康是一位在广西基层气象台站工作过16年的气象观测员。寒来暑往，守着一方天空，观云测雨，除了对事业的执著与追求、忙碌和奉献之外，气象的天空，为他打开了一个广阔而独特的艺术世界，神奇的大自然，成为他可以赞叹、可以对话交流的一个朋友。一朵云，几滴雨，一道闪电，随时可以活跃他的思想；一棵树，几粒清亮鸟鸣，随时发芽，随时在他的心底生长，茁壮。大地的平静与喧嚣，世态炎凉，人情世故给了他许多思索和拷问。岁月里的风土人情，土歌草吟，一草一木，深浅的脚印，历历在目。于是就有一些分行、起伏、跳跃的思绪，在时光里萌动，如大明山脚下家乡的一股清泉，不时撩拨他的心弦，让他清醒、兴奋、激动。于是，就有了一部又一部的诗集。

《一些简单的树叶和鸟鸣》入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“诗想者·诗歌文库”系列品牌图书。诗集分为“树叶和鸟鸣”“问天”“延伸的脚印”和“挥不去的情怀”四部分，收录诗人近年来创作的诗歌108首。这些诗歌扎根于壮乡这方厚重的土地，以平实的姿态，匠心独运地抒写那些树叶和鸟鸣、大自然的风情雨意、乡村情怀以及延伸的点点脚印。唯美的意境和想象，如一些简单的树叶和鸟鸣，清亮灵动，意味深长，充满了神性和禅意。读这样的诗歌，将随着作者一起进入一片清新的领地，带来一份温暖和宁静，一份简单的自由和快乐。诗人、评论家刘春说：韦武康是一位具有较长“诗龄”的实力诗人，他的诗不故弄玄虚，也不刻意求新，而是坚守纯正朴实之道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走自己的路。也许因为他长期在气象部门工作，在他的诗中，你可以感受到阳光、鸟鸣和自然的韵律，并看到一个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与追问。

(蒙树起)

## 回到珠埠村

□ 十月风景(壮族) 碧云天(壮族)

清明扫墓时节，我回到了家乡珠埠村。今年的扫墓气氛，比往年多了几分节制。新冠疫情的暴发，让原本人间安好的景象变成了人心惶惶的样子。

清明时节雨纷纷，今年也不例外。早上起来，雨就一直没有断过点，而且越下越大。我在大雨之中，从省城回到了珠埠村。

一路上春风春雨敲打着我的车窗，这样的场景，让我这次回家乡，竟生出一种世事一场大梦、人生几度秋凉的感觉。清明时节的雨，不是接风洗尘，更像是一场隔世感。

回到珠埠村，雨渐渐变小了。当我双脚踩在这泥泞的小路上，我感受到了久违的珠埠村的味道。这种味道，是我从小有记忆开始，便一直带有的伴着泥土气息的味道。

置身于珠埠村的土地上，看着满眼翠绿的农田，看着高大茂盛的古榕，看着古色古香的房舍，看着怡然自得的鸡鸭，我的心跟着我的身一下子便回到珠埠村。

清明时节回来，总少不了去六鹤山扫墓。这是从小到大一直不变的规矩，这次也不例外。我最怀念的就是我所在的亚斗屯三棵古榕，北端那棵是每次去往

六鹤山的必经之路。

那三棵古榕历史悠久，都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，已经记不起是哪个爷爷辈的族人就种下了。现在不仅是全村重点保护的图腾古树，还都编上了登记序号，被列入自治区级古树名木保护三级名录。

继续往前走，经过雨后的农田小路，眼前出现的就是一片美丽的田园风光。玉米正长得青青绿绿，西红柿挂满了枝丫，稻田刚刚种下禾苗，茉莉苗儿正吐出新芽……雨后的空气干干净净，空气中弥漫着新鲜泥土的芳香气息。

走到前方岔路口的时候，我脑子瞬间闪过了两个名字——黄猿和龙母桥。这两条泥路，一条通往黄猿，一条通往黎里龙母桥。这两条泥路对于族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，不管是去黄猿还是去龙母桥，大家都在这两条泥路上留下太多的痕迹和记忆。

这两条泥路，都是通向河边。走在这两条泥路上，我把与之相关的河段名称与童年趣事都一一记起来了。包括儿时偷偷跑到河边游泳戏水，后被母亲鞭挞的河段名都弄清楚了，那是龙母江流经家乡的马淘(Dahmaxdauz)河段。

我们对故乡的小河也产生过仇恨与恐惧。大概是在八九岁的一个夏天，我们在水里游玩，上岸的时候，才发现一个堂弟不见了。那段时光，村里的孩子与大人们都无比悲痛。打那起，我们就结束了一个孩子对故乡小河的眷恋。后来，大哥猫佬，我，猫六以及众多猫弟们，都走出河流，走向远方。

如今，清明时节，我们都从远方回到了珠埠，景物依旧，小伙伴却早没了踪影。真应验了那首诗：“山河依旧美，花落随风去；欲将携手游，奈何与君离”。